

吟跨

作家

的

处

女作

和

代

表作

度

費平凹·曳
斷繩 黑氏
四十歲說
劉恆·小石
磨白渦斷
魂槍 史鉄
生·兄弟 命
若琴弦 答自
己問 王朔
·等待 頑主
實話實說
劉震云·瓜
地一夜溫故
一九四二凡

点感受 莫言·民间音乐透红的萝卜 旧创作谈一批判与新一创作 第一章 问你走来 后篇 星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

黄宾堂 主编	跨	开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张维 张晓岚		字数	800 千 插页 16
装帧设计 李鸿飞		印张	37.25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番禺市印刷厂印装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度	(番禺市工农大街 45 号)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2-02105-1 / I · 572

印数 10000

定价(上下册)50.00 元

贾平凹

处女作·曳断绳

代表作·黑 氏

创作谈·四十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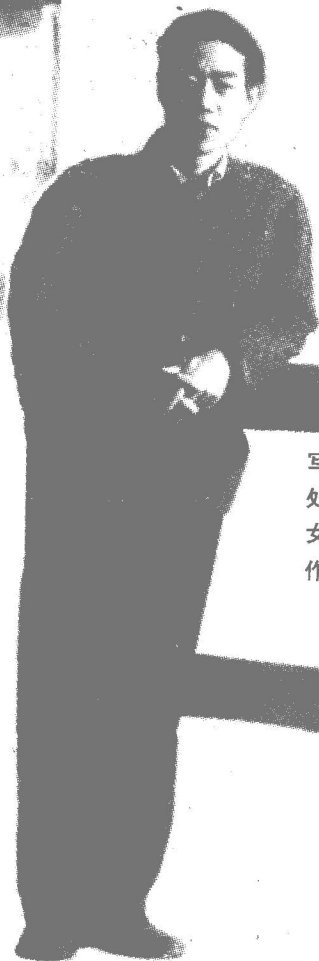


贾平凹，1952年2月生于陕西丹凤，毕业于西北大学，从事过8年文学编辑工作，现为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

长篇小说《浮躁》获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腊月·正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爱的踪迹》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另获各种报刊作品奖30余次，7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舞台剧，部分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

贾平凹

时期的照片
处女作



目 录

黄宾堂 · 写在前面

贾平凹

处女作 · 曳断绳 · 1

代表作 · 黑 氏 · 5

创作谈 · 四十岁说 · 43

刘 恒

处女作 · 小石磨 · 47

代表作 · 白 涡 · 60

创作谈 · 断魂枪 · 148

史铁生

处女作 · 兄 弟 · 153

160 · 代表作 · 命若琴弦

183 · 创作谈 · 答自己问

王 朔

191 · 处女作 · 等 待

200 · 代表作 · 顽 主

266 · 创作谈 · 实话实说

刘震云

277 · 处女作 · 瓜地一夜

284 · 代表作 · 温故一九四二

340 · 创作谈 · 几点感受

莫 言

处女作·民间音乐·343

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363

创作谈·旧“创作谈”批判与新“创作谈”·414

苏 童

处女作·我向你走来·427

代表作·红 粉·441

创作谈·短篇、中篇和长篇·485

余 华

处女作·星 星·489

代表作·现实一种·503

创作谈·虚伪的作品·548

贾平凹

曳断绳

“曳断绳”是个人。冬夏，他光着头；穿棉着单，肩上总披个麻袋片。他干活实诚，言语却短，说话有些咬舌，一急，恨不得把喉咙咯出来。按他女人的话说：“说个话，可怜家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队里在西沟打坝，选突击队长时，大伙给他举了拳头。富裕中农老六不乐意，撂凉话：

“啥人啥配法！榆木疙瘩，能雕花？”

2·贾平凹·处女作

话落点，老曳嚅地站起来，两腮憋起两个气包，喉儿骨上下动了动，一咬牙，直通通地吼道：

“能！能成！”

大伙哗哗地给他鼓掌。是嘛，端南正北的老贫农，咋不行？！过了足足四五分钟，他没话了，人们以为完了，可是他喉儿骨又一上一下紧动了一阵，楞盯着门口。门口坐着他的女人，正给肉疙瘩娃喂奶。

“小水。”他叫着小儿子，叮咛的是儿子妈。“我，成了队长。你，就是队长……家属！往后，不要给我下巴下，支砖！”

他女人却捏了一下小水的屁股：

“蛋，听见了没有？队长的儿子！”

人们都乐笑了。

笑声中，老曳那紫铜脸上却一派庄重劲。他从肩膀上抓下麻袋片，在手里捏着，捏着，要捏出水似的。

那个麻袋片有用场：下雨了，是雨衣；出汗了，是手巾；拉车了，是垫肩；乏了，累了，打个盹，就地一铺又是个床。打坝开始后，料石要从五里外的石场拉，他们就一人、一驴、一车，日夜破着命干啦。车辕上吊两个东西：左边，是一袋炒面，右边，是一盏马灯。别人一天拉十趟，他，十五趟不够数，算输！

拉车要过一道浅水河，别人来回得脱鞋脱袜，他嫌麻烦，光脚穿双胶鞋，噗咚，噗咚，就趟过去了。从小讨饭的脚，没穿过硬鞋，到现在，五个指头张着，还有裂口病，这一来，口裂得像娃嘴。他女人提着一暖壶温黄蒿水，拿上脸盆儿，找上工地让他烫烫脚，他说：“烫脚？谁拉车？”好像女人说的是笑话。一推推到第二天，第二天又推到第三天。末了，又要推，他女人火了，半路拦住了他的毛驴驴。

“你不要命啦？”女人说：“今日不烫一烫，车就别想走！”

“离心远着哪！嗨……”他跺着脚，看他女人的脸，女人脸紧绷着，每一条皱纹都向他表示：不烫不行！他咧开大嘴笑了。行么！便端起盆子，往鞋壳里一灌：让它慢慢在里头烫去吧！

女人吃了一惊，望着他的背影说：

“我的天神……”

老六过来恶狠狠地说：

“哼，革命还要脚？”

“你知道个屁！”谁要攻击老曳，她可不依！她翘起大拇指和小拇指，“他是这，你是这，呸！”向小拇指上吐了一口。

大坝修起来了，可下了一场特大暴雨，又被冲垮了。

那天下午，突击队没笑声了，炊烟不冒了，一些人拼命抽烟，一些人蒙着被子睡觉。难过呢。老曳来到大坝上，一双暴着青筋的树根根手，摸着垮了半截的断坝，突突突地直抖。水冲的是心上的肉呀，他能不伤心？！可他一下子挺起了腰，抓起一块土疙瘩，一咬牙，捏成碎末。“社员看干部哩！”他心里说，咚咚咚地从大坝上跑回来。一路大声地吸着鼻子，一双粗手把麻袋片从肩上抓下来，使劲地拧，使劲地拧，等到住宿棚前，麻袋片成了一根大粗绳。他找着他女人——炊事班长，喊：

“去，割几斤肉，取些黄花，把伙食改善改善！”

他又叫住宣传员小王：

“把喇叭开大，拣有劲的片子，放！”

杆稍稍的大喇叭里，传出来的歌儿，又把劲鼓起来了。他女人才明白了丈夫的用意，在人堆里笑了：

“哟！这鬼……”

吃罢饭，老曳跳上土台，讲话：

“难道咱软了？唉？不啊！”两个拳头往上戳着，吼着：

“搞农业，要大干！狗熊，才——爬着走！”

4·贾平凹·处女作

这时候，他女人急急火火跑来了，告诉他，见老六和两个人拉了毛驴车从后坡走了，一路上还嘟囔着：“塌火了，塌火了！爹死娘嫁人，各顾各了。”他一听，火了，撒脚去路上截。

红石坡下，停着一挂车，却没人，车上放着刚抬下来的一扇磨石，显然要拉出去卖。沟里，老六三人还正呲牙咧嘴抬一块磨石；这边，老曳把脖子往辕里一伸，曳绳往后脖上的肉疙瘩上一套，两只胳膊把车辕杆一夹，只听“咯吱”一声，车拧向了，一吆毛驴，向着坡上曳……。“嘣！”地一声，老六的细曳绳断了。做活奸巧的老六，他的曳绳怎么招得住老曳拉呢？老曳把断曳绳解了，扔了，系上自己特备的粗曳绳。

老六在山沟里喊：“啊！谁把车拉跑了！”

“谁？榆木疙瘩！”老曳哼哧着说。

老六看见了车辕中间那闪动的麻袋片：

“乖呀，老曳！……三四百斤重哪！”他喊：“哟！你怎么把车拉走了？”

老曳头也没回，答道：

“垫坝！哼，还要拉，拉人哩！”

说完，喷火的眼睛紧盯着老六，意思在逼问：让我看你还想怎么说？

多可怕的眼珠呀！老六不敢看他，痴在一边了。

“痴啥？还不上工地去！”

老六像沙锅里煮驴头，后脑勺软了。肩上搭了他那半截断曳绳，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这时候，前边高坡梁上，脆脆地响了一鞭：

“啪！啪啪！”

（写于 1975 年 2 月 15 日 羊儿沟；发表于 1975 年第 3 期《人民文学》）

贾平凹

黑 氏

1

黑氏的年龄比丈夫大，黑氏把什么都干了，喂猪，揽羊，上青崖头上砍柴禾。一到晚上，小男人就缠她。男人是个小猴猴，看了许多书，学着许多新方法来折磨。她又气又恨，一肚子可以把他弹下炕去；“你是我的地！”小男人却说，他愿意怎么犁都可以。夜黑漆漆的，点点星辰，寒冷

从窗棂里透进来，小男人压迫着她，口里却叫着别人的名字，黑氏知道那是些村里鲜嫩的女子，泪水潸然满面。等丈夫滚在一边大病一场的睡着去了，她哽咽出声，嗟叹不已。

这边厢房一动静，那边厢房就发恨声，公公骂道：“长声短叹地发什么贱气，好吃好喝得肚子鼓胀睡不着吗？”公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黑氏就不敢再出声，听得骂了句：“在娘家吃什么了，穿什么了，跌到福窝里了还不顺心？”哗哩啪啦拨算盘。公公是镇上的信贷员，算盘上的功夫深，双手打得“狮子滚绣球”。这两年日胜一日富起来，家人就给她难看脸色，恶声败气，批点她的面粗，手脚肥胖，丑。黑氏是知足人，深山的娘家穷，茶饭是比以前好。哥哥的脸色黄蜡蜡的，十天半月来镇上赶集，拿些山货到这家，吃一顿饭要走了，总说：“我妹子有福！”她心里苦苦的。好哥哥，吃得好了就有福？这话却倒不到人面前去，只是越发伏低伏小，私下里盼着养个儿来，有个贴己，送子娘娘却偏不光顾。如此睁着大的眼睛在黑暗里思想，窗外就没有了星星，淅淅沥沥落起雨来，倒熬煎这雨一下，坡上的红苕蔓子就要沿蔓生根，得去再一次翻锄了。

这当儿，院门很响地被人拍了一下，接着是门环“啷啷啷”三声摇动。那边厢房的公公立即应声：“来了，来了！”趿了鞋出去开门。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压声问：“又和谁喝酒？”公公说：“没外人，专等着你呢。”两人就骂了一阵天雨，进屋到那边厢房了，叽叽咕咕，鬼念经般说话。

婆婆已经起来了，拿那杆竹管烟袋敲打她的厢房门框，叫：“黑，起来！你爹和客人要喝酒，你下厨炒几个菜去。你装什么呀，睡得这么深沉！”

家里时常来人，黑氏已经习惯了，她不解的是客人常要半夜里来，有时扛来好多东西，用木箱和麻袋装着，公公不让任何人

动，她也就装个猫儿狗儿，不言语。厨房里炒得一盘鸡蛋，一碟变蛋，一碟臭豆腐，一碗熏肉。一箕盘端了进公公房里，瞧见客人是个极风流的人，正将桌上一沓钱推给公公说：“这些是你的，怎么样，只要……”公公用脚在桌下踏了客人的脚，抹下头上的帽子，随便一放，钱票盖住了。黑氏乖觉，全装混沌，怯怯地看着客人说：“黑漆半夜的，没好菜的。”客人便大胆地看她，看得生怪，黑氏慌得用手抚扣子，害怕扣子扣错了，惹人耻笑。

公公便说：“睡去吧，你还呆在这里干啥？”

黑氏放赦一般回来，坐在炕上了，小男人已经转醒，悄声问：“谁来了，是马乡长吗？”黑氏说：“马乡长鼻子大，这个人气派呢。”小男人说：“这是东村姓王的，他跑运输发了大财了，有了钱讨了个县城女子，嫩面得能弹出水！”黑氏默然无语。小男人又说：“他发了财了，敢不到咱家来，爹又落一笔钱了！”黑氏说：“人家跑运输，爹落的什么钱？”男人说：“爹入股呀！”黑氏一直对这家人疑惑，就再问：“爹哪有钱入股？”小男人黑暗里眼里放光，说：“你以为你嫁给我平凡吗，我爹虽不是什么领导，我爹却是和什么打交道的？你丑人倒有丑福！”黑氏说：“我不稀罕那么多钱，当初嫁你，你也是没钱的光棍！”小男人说：“我知道你害怕我家发财哩，怕你越来越不配我哩！”黑氏咬了嘴唇，听那边厢房公公劝客人酒，喝得已经晕头，有盘子翻跌桌下，发着破裂的声响。小男人说：“怎的不说话？”黑氏说：“我不是为我，我是为你想的，钱来路不明，多了会害人的。”小男人说：“哟，你那么清高，结婚时你娘怎的要我出个棺材钱？隔壁的钱来路明，你跟他过活去？！”

黑氏拉过被子连身子带头裹严睡倒了。

眼睛闭着，心却睡不着，一股黑血在肚里翻腾。恨娘家人穷，不能门当户对，又恨小男人家有了钱，口大气粗……直挨到鸡叫

三遍。窸窸窣窣又起来，得给猪熬食了。雨还在落着，院子里水汪汪一片白亮。忽见得隔壁那家院子上空红光一片，甚是吃惊，爬上院墙头的梯子看时，隔壁人家台阶上生着一堆篝火，一个人蹲在旁边，将一条新制的扁担一头支在门坎下，一头伸过火上，双手趁趁地往下压。八尺余长的桑木扁担就两头翘，翘得一张弓。黑氏便叫：“木铤，起得早？难得落了雨，也不蒙头睡个懒觉？”

木铤回过头来，倒是吓了一跳，火光映在脸上，红膛膛的像酱了猪血，瞧见是黑氏，笑，嗤嗤啦啦响。

黑氏又说：“一条扁担，还那么伺候？”

木铤说：“不收拾软和，它砍肩哩！”

黑氏说：“反正它是压人的，你也要去南山担龙须草吗？”

木铤说：“南院秃子，三天一来回，赚得三块多钱的，我比他有力气。”

黑氏说：“人家都出去跑大生意，千儿八百的挣哩……”

木铤说：“咱没车，就是有车，没恁个本事的。”

黑氏在墙头上长长叹了一口气。黑氏可怜这木铤，家底缺乏，人又笨拙，和一个老爹过活，三十二三了，还娶不下个女人做针线，裤子破了，白线黑线揪疙瘩。本要说句“你哪有秃子灵活，担龙须草走山路，瓷脚笨手的可要小心”，话到口边又咽了。待要走下梯子，木铤却叫：“黑，给你个热的！”手就在火堆里刨，刨出个黑乎乎的东西，两手那么倒着，大声吸溜，跑过墙根处了，蹣脚尖往上递。黑氏看着是颗拳头大的洋芋。

黑氏说：“我不吃，还没洗脸哩！”下了一节梯子。下去了，又上来，见木铤又换了一只手，还在努力往上递，黑黑的肚皮露在外边。她伸手接住了，烫得如炭火，掰开，黎明里白花花两半，窜一股热气，她咬了一口。

木铤问：“面不面？”满足地想笑，又嗤啦一下。

黑氏已经走下梯子，头上让雨淋湿了，嘀嘀嗒嗒顺着头发往下滴水。

2

到了冬天，木犊担折了两条扁担，肩头上隆了很大的肉包，指甲掐也不觉生痛。家里却并没见有大变样，顾住了油盐酱醋，和爹新做了一身棉衣，光景不宽展也不太寒酸。十一月初六，出了个大红日头，父子俩新做了一条更长的扁担，在火上烤了，用磁片刮磨，一遍又一遍上了豆油，能照出蓬头和垢脸。中午时分，于院中设了香案，将那扁担两头挂红横放案上，木犊跪倒在尘埃里磕头作揖。敬扁担神。木犊感念扁担使他家有了零用碎钱，他不再去担龙须草了，趁天寒地冷，去更深远的山里担本炭。祀奠之后，老爹将一口袋干粮缚在扁担头上，别六双草鞋在木犊的后腰带，送儿子出门。木犊反身退至院门口，转正身，齐足立于门内，叩齿三十六通，以右手大拇指在地上先画四纵，后画五横，毕，咒曰：“四纵五横吾今出行禹王卫道蚩尤避兵盗贼不得起虎狼不侵行远归乡故当吾者死背吾者亡急急急如九天玄女律令。”咒毕，再不返顾，大步而去。老爹望儿走远，捡一土块压在四纵五横上，倚在门上，热泪肆涌，遂听得隔壁院子里劈劈啪啪一阵鞭炮轰响。

黑氏一家是要搬迁了。

腊月里，信贷员又入了一股到镇上一家蘑菇厂，天晓得这厂子那么大的本钱，买了许多菌种，盖了许多作坊，培育成功，收入成倍成倍往上翻，他家就得了流水一般的钱路，便也就卖了旧屋，在镇上盖了一院房，一砖到顶，堂皇得似了爷庙。这家暴发，村人皆目瞪口呆，黑氏也惊魂落魄。好多人来帮忙搬家，黑氏把从娘家带来的一块石枕也放到拉车上，小男人将它撂了。

黑氏说：“这是我的枕头。”

小男人说：“到镇上住呀，你还学那野人？”

黑氏说：“我从小枕惯了，不枕，脑壳烧得疼哩！”

小男人骂道：“贱命！”还是把石枕撂了。

黑氏怔怔地立了一会儿，旁边的人都看她，她没有顶撞丈夫，也不哭，后来抱了石枕，油污污的，过来给了木篋爹。

她说：“伯，我们要走了，这块石枕给你留下，它是天星落下来的，我爷枕了一辈子，我爹枕，出嫁时娘陪给我。它好生凉，枕上从不害眼哩。”

从此黑氏住在镇上，她更忙累了，要做了家里老少吃的喝的，鸡、猪、狗、猫要她经管，地里的活也全是她，且公婆讲究起体面。日日强调屋里院外一星灰尘不要，一根麦秸不留，她睡得比以前更少了。小男人老嫌她多吃，要求不能再胖，人一瘦脸更黑，又骂她是黑豆皮。年终家里买给她一双鞋，人造革的，说是皮货，逢集便要她穿，黑氏脚肥，塞进去疼得难受，从集上回来，鞋脱到一边去就噙着眼泪哭。她知道小男人不是疼她，是嫌她丑，但娘生她丑样，也不是一双皮鞋能改变的！小男人就打她，用刀子吓唬她。打她打得太过分了，她一下子发了凶，反身一抱，小男人就脚手并作的端在怀里，丢粪筐一样丢在炕上。她说：“我是让你试试我的力气哩！”

这消息被外人得知，全都耻笑，黑氏在地里干活了，有人就问：“黑，又教训你男人了吗？”黑氏缄口不答。那人就又问：“黑，你怎的不穿皮鞋了？你们家那么富，你怎不向你公公要一个手表戴戴！”

这话说得多了，黑氏也嘀咕：怎的这家这般有钱，村里镇上做生意的人家多，也不见钱这么来得容易？夜里小男人回来，她问根底，小男人说：“这话我也听得多了，人都在发忌恨哩！外边